

康熙臺灣府志

第  
冊

卷之三

七

七

七

康熙臺灣府志卷十

藝文志

宸翰 奏議 公移 序 傳 記 賦 詩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六經子史之外足施  
諸政事見諸諷詠足以垂世勵俗皆所當尚是以誌  
集臺文其中

王宣如尋崇文德而振武功後以加安至若章疏稿會銘  
傳詩篇有關世教例得採取然裝行儉有言士先器  
識後文藝文雖工非品不傳猶視其人何如耳

宸翰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博而聖人代宣  
其德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繼承有明道之聖立言以  
垂憲北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上與稽往績  
仰迎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無君師之寄行  
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  
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于一朝明道者載惠周  
于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  
湮塞斯道之失傳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  
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良焉然則  
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塞兵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  
景金鑑深啟稿半而終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入極以立行等閑察  
含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繼誠作君作師垂統萬古  
日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誕生聲金振玉  
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敷象繫本嚴筆削  
上昭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  
殊途異趣日月無渝羨牆可賂孔子之道惟中與庸  
此心此理于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  
根本天性庶幾風夜暢哉令圖邈渺洙泗景燭唐虞  
載歷庭除式巍禮器棟臺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  
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于道  
統天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墻高萬仞

夫子之嘗教龜其壽執寇其經道不遠人鬼僉作靈

顏子贊

聖道早聞人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遯不貳一善服膺  
萬德來華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化浩浩無備  
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賞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  
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首行所履  
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遂之大原靜養勸鑒虔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其萎楊墨易熾子與闡之用仁與義性善獨闢  
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崇屏功利煌煌如爲並垂六藝  
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御賜靖海將軍侯施 簟章

海氛之不靖鰻體出沒波濤震驚濱海居民漁鹽蠶  
織耕種之利威失其業朕心恒憫惻焉邇者滇黔閩  
蜀湖湘百粵忘流數寧蕞爾臺灣阻險負固爾施琅  
衡命徂征決策進取樓船所指將士一心遂克島門

逼其營窟勇以奪其氣誠以致其歸投書到闕時值  
中秋對此佳辰欣聞凱奏急瀛壘赤子獲登衽席用  
紓南顧之憂惟爾丕績卽辭是日所御之衣馳賜武  
旗以詩島與全軍入滬漢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  
徵龍樓上將能宣力竒功本伐謨伏波名共美南紀  
盡安流

奏議

報入臺灣疏

施 譚 珊  
靖海  
指揮

題為恭報徵臣先抵台灣安輯仰祈  
睿鑒事屬惟澎湖克捷臺灣求撫兵民俱已削髮亟蒙經  
前後具疏膺綏偽藩鄭毛模降表進上

御覽應當候

旨欽遵奉行無以出征官兵所嚥糧餉營伍即于六月十一日由省悉皆至撥船過洋來往載運發給今各鎮營官兵秋季缺銀役過四十餘日尚未運到故未得前去臺灣如督標所撥付朱天貴管坐趕搭裝航船于六月二十二日夜內朱興即帶一二隻徑不請令私自逃回尚五十一隻船載官兵一千二百五十名為督臣于閏六月十二日差參將洪範傳宣楊後功齋文到澎湖守候盡行吊回矣茲本月初八日備薦鄭志興修書差僉副使何士隆同曾鑑齋送前來備武平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范各致書函一封

到澎湖臣軍前稱說臺灣軍民數十萬恐人心危疑  
不一事久生端請臣速去安輯臣卽會商行間各鎮  
臣酌派兵船留守澎湖以為按運糧糈之用臣總率  
水陸官兵船隻擬于十一月初駕前抵臺灣彈壓暫  
行安輯將來繫之人先即裁入內地仍移咨督撫或  
親臨委撫或酌委有司前來料理以仰候

勑差戶兵部臣到時與督撫二臣商酌安撫得宜臣到臺  
游察關土地人民情形另疏題

奴才布儕每至右眼自六月十六日被賊擊被銃  
打傷醫治至今兩月有餘猶昏昧未明勉強在軍調  
度勦擒之事尙當屈職已益伏乞

勅旨准臣班師回汎調治

俯賜睿裁施行

請留臺灣疏

題為恭陳臺灣棄留之利害仰祈

廢裁事竊照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嶺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隅雖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餘邇查明季該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汎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餘遙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窟巢反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

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  
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為海道鄭  
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  
疆竊伺南北侵犯紅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  
時不仰屢

宸衷自奉

嘗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鶴鵠  
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疏礮水築塘  
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  
布帛耳茲則本棉織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縫綻  
踵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城逆

策乃一  
旦凜

天威懷

聖德納土歸

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興資

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夫地

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

詳此地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令臺灣人居稠密

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徒棄安土重遷

失葉流離殊費經營寔非長策况以有限之船渡無

限之兵非闢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塞責

則該巡之深山窮谷竊伏潛匿者實繁有徒和同土

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遼軍明民急則走險奸黨  
為祟造舟製器剽掠濱海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  
固昭然較著者甚至此地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  
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斷  
到之處善為鼓惑人心重以交板船隻精壯堅大徑  
來乃海外所不敢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  
以此既得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倡合黨夥竊  
窺遊噶逼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追謫滿鉗難晏  
然無虞至時復勤師遠征而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水  
鳥再達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  
洋之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遼陽金匱豈不受制于

彼而敵一朝居哉是亦臺灣即所以固澎湖臺灣澎  
湖一守萬之沿邊水師汎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  
通應援易及一以軍息况昔日鄭逆所以得負抗遁  
詠者以臺灣為老窯以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游移  
肆虐任其所之我之舟師往來有阻令地方既為我  
得在在官兵星織星布風期順利尾帆可至雖有奸  
萌不敢復發臣業與部臣諭撫臣金等會議之中  
部臣撫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敢進決臣閱歷周詳  
不敢遽議輕棄者也伏思

皇上建極以來仁風遐揚威聲遠播四海賓貢萬國咸寧  
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斯方招

之土奚難設守以為東南數省之藩籬且海氛既靖  
內地滋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澎  
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  
二員兵八千人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  
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  
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  
致久任永為成例在我

皇上優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  
此地方初闢該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見在一萬之  
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抑且寓兵於  
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蓋

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寃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耕種尤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心巍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去留之利害攸係恐有知而不言如我

朝兵力比於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圖賊狃於目前苟安為計畫遷五省邊地以備寇患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顛沛往來不減延禍及今致遺

朝廷宵旰之憂臣仰荷

洪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浮生瀕塵鞅稱未由熟審該地形勢而不敢不言蓋臣今日知而不言至